一生最爱

人間詞

为伊消得人憔悴

附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山有扶疏 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 华文天下·弘文馆·“一生最爱”系列

学术包藏大理想，诗词寄托真性情
左手理性学者，右手感性词人，他在双重身份之间自由变换
人间词，让我们窥视到一代国学大师的“诗人之眼”

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生最爱人间词）

（便携精装，全本收录，原词+笺注+辑评+释读）

脍炙人口的经典诗词，古今相通的缠绵情思
详尽明晰的笺注释读，细腻精准的古今点评

美诗美词，文学经典，一书在手，优雅阅读

[基本信息]

分类：古典诗词　　书名：《为伊消得人憔悴》
作者：王国维　著　　山有扶疏　编
开本：32 开　　页数：342
出版时间：2012 年 8 月　　定价：28.00 元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309-6801-7
CIP 分类：Ⅲ.①王国维（1877～1927）－词（文学）－诗歌欣赏
　　Ⅳ.①I207.23
项目中心：弘文馆　　责任编辑：李瑞瑞
存货大类：文学　　存货小类：诗歌欣赏

[关键词]

人间词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古典　诗词

[内容简介]

《为伊消得憔悴》是“一生最爱”典藏系列之一，收录人间词全部词作，无一遗漏，并附《人间词话》及王国维生平年表。

身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和眼界去填词，使得“词”这一古老的抒情体裁拥有了崭新的生命。他也写游子思妇、离别相思，但他让词脱离了抒情写爱的窠臼，给词注入了更深刻的家国之思和人文关怀。读人间词，可以让我们看到词这一传统体裁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本书采用笺注+意译+导读的编录方式，帮助读者快捷、轻松阅读古典文学作品。

[图书卖点]

1、 全本收录人间词全部作品，无一遗漏。
2、 精致包装，195*130 修长形特殊开本，值得一生收藏。
3、 简明注释，感性导读，帮助读者轻松阅读古典文学。

[编辑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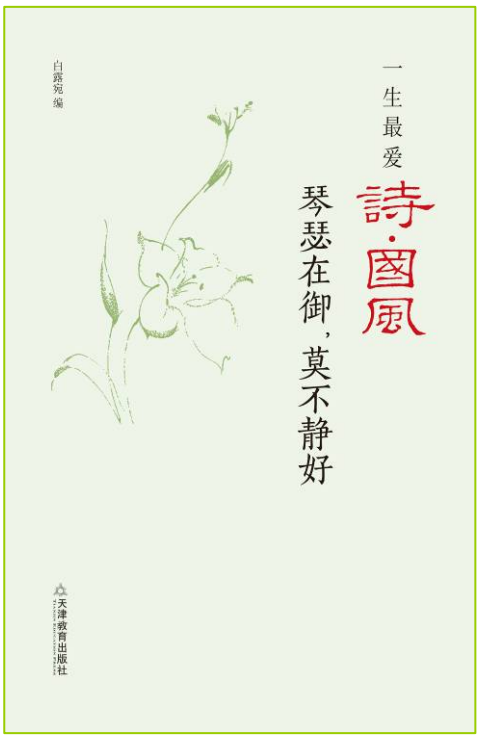
都听过王国维先生的“人生三境界”之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种境界也是王国维先生毕生的追求，他的优秀词作告诉我们，他在有限的光阴中，无时无刻都在践行他对文学的热情想象。

[建议上架]

古典 诗词

经销商：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区丹棱街 18 号创富大厦 3 层　　联系电话：010-82605959

［系列书目］


一生最爱
詩·國風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白露宛 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一生最爱
花間集
小山重叠金明灭
（五代）赵崇祚 辑
李瑞琪 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一生最爱
婉約詞
莫道不销魂
浣溪沙 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一生最爱
納蘭詞
辛苦最怜天上月
（清）纳兰性德 著
山有扶疏 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一生最爱
人間詞
为伊消得人憔悴
附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山有扶疏 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人间词序二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自夫人不能观古之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息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境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故难期诸流俗欤。

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意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唯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作夜梦中，乙稿本《蝶恋花》之白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

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模拟者同类而笑之也。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

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廖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

笺注

天末：天边。同云：雪云。

《诗经·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雰雰。”

黯：昏暗之状。四垂：四面。

〔宋〕周邦彦《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

失行：失群，掉队。寥落：冷落，冷清。

〔五代〕冯延巳《更漏子》：“寒罗幕，凭朱阁，不独堪悲寥落。”

金丸：弹丸之类称。

〔唐〕温庭筠《春愁曲》：“东城年少气堂堂，金丸惊起双鸳鸯。含羞更问卫公子，月到枕前春梦长。”

落羽：指被射中而掉下的鸟。

〔唐〕杜甫《归雁二首》：“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

调醯：调味。醯，本指醋。

〔宋〕韩淲《西江月》：“如今恁坐诗旁。莫问醯鸡舞瓮。”

意译

傍晚时分，天空的低云四面垂坠，包围了天空。失群的孤雁独自飞翔。在空廖的天边，它失去了方向，能飞到归路上去吗？

人们还陷落在打猎的狂欢之中，而他们的妻女正在家中调制各种调料，准备把他们猎来的动物烹饪成美食。这样的胜利之宴一定比平昔的更加热烈，这种时候，有谁会想起曾经自由飞翔在天空中的雁儿呢？

导读

词人运用传统体裁，书写新事新意。打猎的场景在词人看来，不过是弱肉强食、无序竞争的表现，这与黑暗不公的社会现状如出一辙。冷静叙述之余，词人心中的忧愤可见一斑。

[目 录]

前言
人间词
人间词序一
人间词序二
人间词话甲稿
人间词话乙稿
人间词话附录
王国维年表

[精彩试读]

前言

王国维说自己的词虽不如古人有才华，但比古人用心。前半句是谦词，后半句却是至诚实话。

身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

他将自己广博的思想和学识融会贯通，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和眼界去填词，使得“词”这一古老的抒情体裁拥有了崭新的生命。

他也写春情秋意，也写游子思妇，也写喜悦相逢，也写离别相思，但是，他的词绝不同于传统词作。他让词脱离了抒情写爱的窠臼，给词注入了更深刻的家国之思和人文关怀，使用更通透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诠释词作，这便是他自己所说的“比古人用心”。

王国维先生对于写词与做人，有过经典的“三境界”之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相信，这三种境界也是王国维先生毕生的追求，同时这也是他对填词这项文学活动的极高赞许。而他在有限的五十一年光阴中，也无时无刻不在践行他对文学的热情想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生最爱人间词
为伊消得人憔悴
王国维　著
山有扶疏　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人间词 0 02/

002/001
前言
王国维说自己填词虽不如古人有才华，但比古人用心。前半句是谦词，后半句却是至诚实话。身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他将自己广博的思想和学识融会贯通，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和眼界去填词，使得“词”这一古老的抒情体裁拥有了崭新的生命。
他也写春情秋意，也写游子思妇，也写喜悦相逢，也写离别相思，但是，他的词绝不同于传统词作。他让词脱离了抒情写爱的窠臼，给词注入了更深刻的家国之思和人文关怀，他使用更通透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诠释词作，这便是他自己所说的“比古人用心”。
王国维先生对于写词与做人，有过经典的“三境界”之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相信，这三种境界也是王国维先生的毕生追求，同时这也是他对填词这项文学活动的极高赞许。而他在有限的五十一年光阴中，也无时无刻不在践行他对文学的热情想象。

目　　录
人间词
浣溪沙（草偃云低渐合围）
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
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
浣溪沙（霜落千林木叶丹）
浣溪沙（月底栖雅当叶看）
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
浣溪沙（昨夜新看北固山）
浣溪沙（夜永衾寒梦不成）
浣溪沙（画舫离筵乐未停）
浣溪沙（才过苕溪又霅溪）
浣溪沙（曾识卢家玳瑁梁）
浣溪沙（舟逐清溪弯复弯）
浣溪沙（七月西风动地吹）
浣溪沙（城郭秋生一夜凉）
浣溪沙（乍向西郊斗草过）
浣溪沙（似水轻纱不隔香）
浣溪沙（花影闲窗压几重）
浣溪沙（爱棹扁舟傍岸行）
浣溪沙（六郡良家最少年）
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
浣溪沙（漫作年时别泪看）
浣溪沙（本事新词定有无）
浣溪沙（已落芙蓉并叶凋）
点绛唇（万顷蓬壶）
点绛唇（屏却相思）
点绛唇（厚地高天）
点绛唇（高峡流云）
点绛唇（暗里追凉）
点绛唇（波逐流云）
菩萨蛮（高楼直挽银河住）
菩萨蛮（红楼遥隔廉纤雨）
菩萨蛮（玉盘寸断葱芽嫩）

人间词

菩萨蛮（西风水上摇征梦）
菩萨蛮（回廊小立秋将半）
荷叶杯（手把金尊酒满）
荷叶杯（矮纸数行草草）
荷叶杯（无赖灯花又结）
荷叶杯（谁道闲愁如海）
荷叶杯（昨夜绣衾孤拥）
荷叶杯（隐隐轻雷何处）
鹧鸪天（列炬归来酒未醒）
鹧鸪天（阁道风飘五丈旗）
鹧鸪天（楼外秋千索尚悬）
鹧鸪天（绛蜡红梅竞作花）
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
虞美人（犀比六博消长昼）
虞美人（金鞭珠弹嬉春日）
虞美人（杜鹃千里啼春晚）
蝶恋花（百尺朱楼临大道）
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
蝶恋花（窗外绿阴添几许）
蝶恋花（帘幕深深香雾重）
蝶恋花（窈窕燕姬年十五）
蝶恋花（袅袅鞭丝冲落絮）
蝶恋花（谁道江南秋已尽）
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
蝶恋花（急景流年真一箭）
蝶恋花（窣地重帘围画省）
蝶恋花（独向沧浪亭外路）
蝶恋花（辛苦钱塘江上水）
蝶恋花（谁道江南春事了）
蝶恋花（莫斗婵娟弓样月）
蝶恋花（连岭去天知几尺）
蝶恋花（手剔银灯惊炷短）
蝶恋花（落日千山啼杜宇）
蝶恋花（忆挂孤帆东海畔）
蝶恋花（翠幙轻寒无著处）
蝶恋花（春到临春花正妩）
蝶恋花（落落盘根真得地）
蝶恋花（满地霜华浓似雪）
蝶恋花（斗觉宵来情绪恶）
蝶恋花（黯淡灯花开又落）
蝶恋花（月到东南秋正半）
清平乐（垂杨深院）
清平乐（斜行淡墨）
清平乐（蕙兰同畹）
清平乐（樱桃花底）
青玉案（姑苏台上乌啼曙）
青玉案（江南秋色垂垂暮）
临江仙（过眼韶华何处也）

临江仙（闻说金微郎戍处）
踏莎行（绝顶无云）
踏莎行（绰约衣裳）
鹊桥仙（沉沉戍鼓）
鹊桥仙（绣衾初展）
玉楼春（今年花事垂垂过）
玉楼春（西园花落深堪扫）
阮郎归（女贞花白草迷离）
阮郎归（美人消息隔重关）
减字木兰花（皋兰被径）
减字木兰花（乱山四倚）
好事近（夜起倚危楼）
好事近（愁展翠罗衾）
苏幕遮（倦凭阑）
少年游（垂杨门外）
醉落魄（柳烟淡薄）
采桑子（高城鼓动兰 灺）
南歌子（又是乌西匿）
应天长（紫骝却照春波绿）
谒金门（孤檠侧）
人月圆（天公应自嫌寥落）
喜迁莺（秋雨霁）
如梦令（点滴空阶）
西河（垂杨里）
祝英台近（月初残）
百字令（楚灵均后数柴桑）
满庭芳（水抱孤城）
八声甘州（直青山缺处是孤城）
扫花游（疏林挂日）
水龙吟（开时不与人看）
齐天乐（天涯已自愁秋极）
霜花腴（海漘倦客）
摸鱼儿（问断肠）
贺新郎（月落飞乌鹊）

卜算子（罗袜悄无尘）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甲稿　　人间词话附录
人间词话乙稿
王国维年表

◎
间
◎

人间词序一
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阕，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既而睽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
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模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沉，直而能曲，不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
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

人间词序二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自夫人不能观古之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息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境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

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故难期诸流俗欤。
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唯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咋夜梦中”，乙稿本《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
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模拟者同类而笑之也。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

浣溪沙（草偃云低渐合围）
草偃云低渐合围，雕弓声急马如飞。笑呼从骑载禽归。万事不如身手好， 合围：四面包围之状。一生须惜少年时，哪能白 〔宋〕曾巩《高松》：首下书帷。 “汤汤鸣寒溪，偃偃倚翠蠹。
侧听心神醒，仰视目睛眊。”〔唐〕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雕弓：弓的美称。〔宋〕苏轼《江城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从骑：指猎队相互跟随、尾随而去。禽：指代收获的猎物。下书帷：借用董仲舒下帷教书之典故，指代教书、苦读。〔唐〕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意译
风吹草低的围场上，少年们弓箭娴熟，策马如飞。他们相互嬉笑着，带上收获的猎物满载而归。人生就应当珍惜这样的青春年华啊，把大好时光全都浪费在迂腐的寒窗苦读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试读
小词描写了一场圆满的围猎活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青年形象呼之欲出。在王国维的眼中，寒窗苦读、不闻世事的传统教育模式已经落伍了，他追求的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人生状态。

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 《诗经·小雅·信南陔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 山》：“上天同云，雨雪雰宴胜平时。 雰。”
黯：昏暗之状。四垂：四面。〔宋〕周邦彦《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
失行：失群，掉队。
寥落：冷落，冷清。
〔五代〕冯延巳《更漏子》：“搴罗幕，凭朱阁，不独堪悲寥落。”
金丸：弹丸之美称。
〔唐〕温庭筠《春愁曲》：“东城年少气堂堂，金丸惊起双鸳鸯。含羞更问卫公子，月到枕前春梦长。”
落羽：指被射中而掉下的鸟。
〔唐〕杜甫《归雁二 调醯：调味。醯，本指醋。首》：“伤弓流落羽，行断不 〔宋〕韩淲《西江月》：“如堪闻。” 今憔悴坐诗穷。莫问醯鸡舞瓮。”
意译

傍晚时分，天空的低云四面垂坠，包围了天空。失群的孤雁独自飞翔。在空寥的天边，它失去了方向，能飞到归路上去吗？人们还陷落在打猎的狂欢之中，而他们的妻女正在家中调制各种调料，准备把他们猎来的动物烹饪成美食。这样的胜利之宴一定比平昔的更加热烈，这种时候，有谁会想起曾经自由飞翔在天空中的雁儿呢？

试读

词人运用传统体裁，书写新事新意。打猎的场景在词人看来，不过是弱肉强食、无序竞争的表现，这与黑暗不公的社会现状如出一辙。冷静叙述之余，词人心中的忧愤可见一斑。

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 画塘：池塘的美称。风光优光。 隔座听歌人似玉。 美、景色如画的池塘。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 〔宋〕张先《木兰花》：乐只寻常。 “画桥浅映横塘路。流水滔滔春共去。目送残晖。”

浑：全，全然。

人似玉：形容女子之美。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纯束，有女如玉。”〔唐〕温庭筠《定西番》：“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六街：唐代长安城中、北宋汴京都有六条大街。后泛指都市大街。

〔宋〕柳永《玉楼春》：“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只寻常：无非如此。

〔清〕纳兰性德《浣溪沙》：“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意译

曲径通幽，从景色如画的池塘走过，正看见夕阳下的满山红叶，它们开得这么灿烂，看起来根本不是萧瑟之秋的样子。回想刚才在宴会上的欢愉，那位献唱的女子如美玉一样明艳动人。如今一行人骑马归来，只见月下的道路一片洁白，像是结了霜。归途这样清冷，让我想起自己寄寓客中的现状，方才那短暂的行乐也不过如此啊！

试读

本词写于 1904 年赴苏州任教时。虽然秋意正浓，江南的美景仍然让人流连忘返，词末的一句转折“客中行乐只寻常”打破了全词明快的色调，客寓他乡，宴饮过后，词人毕竟还是感到了孤独和凄凉。

浣溪沙（霜落千林木叶丹）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经秋何事亦孱颜。 且向田家拚泥饮， 〔宋〕陆游《泛舟自中堰聊从卜肆憩征鞍。只应游 入湖》：“水缩沙洲出，霜清戏在尘寰。 木叶丹。”

如在有无间：指远山隐约可见，似有似无。

孱颜：指色彩斑斓。

〔唐〕方干《叙龙瑞观胜异寄于尊师》：“千寻耸翠秀孱颜。”

泥饮：被强留下来继续饮酒。

〔唐〕白居易《夜宴惜别》：“夜长似岁叹宜尽，醉未如泥饮莫休。何况鸡鸣即须别，门前风雨冷修修。”

卜肆：占卜的聚集地。

征鞍：旅行时骑乘的马匹。

尘寰：指人世间。

意译

秋季里，枫林全部变成丹红的颜色，树林之后隐约地露出青山的轮廓，这轮廓非常轻柔，似

有似无。看过了这秋日的风光，还会认为何处有美景？
我推辞了农家热情的挽留，走到了占卜的小店里稍作休息。算了，烦心的事都不再提起，还是珍惜年华、游戏人间吧！
试读
小词写得耐人寻味。一方面，词人拒绝着老农的热情苦留，不愿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另一方面，词人又意图去占卜命运，把前途交付给冥冥中的神灵。最后，一句“只应游戏”又似推翻了前文。“还是及时行乐吧。”词人的微妙心理表露无遗。

浣溪沙（月底栖雅当叶看）
月底栖雅当叶看，推窗跕跕堕枝间。霜高风定独凭栏。　　觅句心肝终复在，　〔宋〕盛松坡《乌石山僧掩书涕泪苦无端。可怜衣 舍》：“诗成因抵掌，飞起欲栖雅。”
带为谁宽。
〔元〕邵亨贞《忆旧游》：“小楼倚遍残照，长羡暮栖雅。赖伴我销魂，遥岑寸碧三四丫。”
跕跕：形容群鸦从窗下枝间坠落的样子。
〔宋〕秦观《田居》之四：“寥寥场圃空，跕跕乌鸢下。”
觅句：指写作诗词时的思考。
〔宋〕刘一止《临江仙》：“举觞仍气概，觅句更风流。”
无端：无计，没有办法。
可怜句：化用柳永词句。
〔宋〕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意译
月下的树枝间栖满了乌鸦，推窗的时候惊到了它们，以至于这些乌鸦在枝叶间翻腾扑飞，从树间坠落下去了。风高露重，独自凭栏远望，也像乌鸦一样，难以久立。无聊的时候搜肠剐肚地写诗填词，掩上书页，却会无端流泪。身上的衣服又觉得宽了，我是为了谁而消瘦了呢？
试读
王国维《文集续编·自序二》中曾说：“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矣。”又曾言：“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由此则可见，此词之真。王国维身为一代国学大师，胸中怀有的仍然是一颗至真至性的心。

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山气碧氤氲，深林带夕曛。”
上方：指寺庙。磬：寺庙中用以集结、号令的打击器。
定行文：此处指磬声高上云霄，似乎把飘浮的云彩也止住了。
窥、觑：本指偷看，此处指观照之意。
天眼：佛教中的五眼之一。天眼能透视万物内外、大小、过去、未来。
眼中人：指自己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唐〕李白《寄远》其五：“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短。”

意译
山寺背对着夕阳的光晕，在余晖下显得影廓模糊。飞鸟也显得影子迷离，刚飞到半山腰，山脉便隐藏在昏暗的影子之中了。这时，寺院中的磬声悠扬地响起，仿佛把山间的云彩都定格住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登上山顶，想更近地眺望月亮，如果此时开了天眼，便可以借此透视凡界红尘。这些都是奢想啊，我只是人世间的一个凡夫俗子罢了。
试读
本词历来被奉为《人间词》中的上乘之作。全词意境开阔、风格高奇。登高望远，俯瞰茫茫红尘中的芸芸众生，词人认识到其实自己便是众生中的一员，如此清醒的悲悯情怀，为全词注入了更深长的意蕴。

浣溪沙（昨夜新看北固山）
昨夜新看北固山，今朝又上广陵船。金焦在眼苦难攀。　　猛雨自随汀雁落，湿云常与暮鸦寒。人天相 固山。山顶多景楼风景秀对作愁颜。 丽，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
广陵：即今扬州。
金焦：金山、焦山，与上文的北固山一起被合称为镇江“三山”。
〔宋〕吴潜《水调歌头》：“铁瓮古形势，相对立金焦。长江万里东注，晓吹卷惊涛。”
〔元〕萨都剌《题喜寿里客厅雪山壁图》：“大江东去流无声，金焦二山如水晶。”
汀雁：指沙洲上的大雁。
人天相对：形容山峰极高，人登山上，似与天齐。

意译
昨晚刚刚游览了北固山，今日又在扬州的游船上领略胜景。金山和焦山就在我的眼前，因为山险难登，我没能游览。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冲刷得沙洲上的大雁都坠落了，阴云密布，连乌鸦也都感觉寒冷。我抬头看着这样阴晦的天气，闷闷不乐。
试读
1906 年春季，王国维随北调入京的罗振玉一路北上，途经镇江、扬州时，遍访名胜，遂作此词。无奈天公不美，风雨交加，词人“愁颜相对”也在情理之中。也许阴雨暗示了北上就职的重重阻碍，然而，词人终究还是一路北上了。

浣溪沙（夜永衾寒梦不成）
夜永衾寒梦不成，当轩减尽半天星。带霜宫阙日初升。　　客里欢娱和睡减， 〔宋〕杜安世《剔银年来哀乐与词增。更缘何 灯》：“夜永衾寒梦觉。翠屏物遣孤灯。 共、绣帏灯照。”
欢娱和睡减：指词人愉悦的心情减少，经常夜深难眠，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哀乐：借用典故。《世说新语》记载，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新友别，辄作数日恶。”王羲之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唐〕法振《病愈寄友》：“哀乐暗成疾，卧中芳月移。”
缘：凭借，借助。
遣：打发，消磨。
孤灯：代指长夜。

意译
黑夜漫长，被褥冰冷，让人难以入梦。抬头看着窗外，眼睁睁地看着天空的星星一颗一颗地渐渐隐去。天终于发白了，太阳升起来了。
自从寄寓客中以来，睡眠渐少，欢乐的心情也越来越少；填词渐多，哀苦的心情也越来越多。我烦恼的心情无法解除，不知道怎样才能消磨掉一个又一个的长夜啊！
试读
年来哀乐与词增，一句话点明了词人的忧愁所在。耽于哀乐使心中徒增伤感，伤感之心又促

使词人写下更多的伤感之词。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尽头。也正因为无从开解，词人才会长久地愁眉不展、忧思难耐。

浣溪沙（画舫离筵乐未停）
画舫离筵乐未停，潇潇暮雨阖闾城。那堪还向曲中听。　　只恨当时形影密，不关今日别离轻。梦回酒 〔唐〕杜甫《晓别》：醒忆平生。 “晓鼓声已半，离筵坐难久。”
潇潇：形容雨声。
〔唐〕白居易《寄殷协律》：“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更不闻。”
阖闾城：指苏州。
〔唐〕刘长卿《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别离轻：轻别离之倒装。
〔五代〕韦庄《长干塘别徐茂才》：“乱离时节别离轻，别酒应须满满倾。”

意译
黄昏时节的风雨笼罩着全城，船舶上饯行的宴席还没有结束。风雨声中，这些乐曲让人不忍倾听。只怪当时和朋友们走动得过于密切，才导致今日的离别如此痛苦。当宴会结束，我酒醉微醒时，回想平生所历之事，不由得心生感慨啊！
试读
1906 年词人即将离开苏州，北上进京，友人为其设宴饯行，伤感的离筵上，词人填了这首词。末句深化主题，由眼前别离之痛苦，升华至整个人生命运的慨叹，这是王国维身兼学者、词人双重身份的体现，他的词，总是富有更凝重深广的情致。

浣溪沙（才过苕溪又霅溪）
才过苕溪又霅溪，短松疏竹媚朝辉。去年此际远人归。　　烧后更无千里草，雾中不隔万家鸡。风光浑 与西苕溪汇合成为霅溪，向异去年时。 北流入太湖。此为词人离家北上必经水路。
〔唐〕罗隐《寄第五尊师》：“苕溪烟月久因循，野鹤衣裘独茧纶。”
〔宋〕陈尧佐《湖州碧澜堂》：“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终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
短松：低矮的松树。
远人归：指自己回家。远人，
此处指词人自己。
烧后：指山坡草地被大片焚烧。
风光：风景。
浑异：完全不像、不相同。

意译
离家之后，一路北上，我过了苕溪，又过霅溪，过了松林，又过竹林。这些景物都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我却回想了去年此时我归来的时候。草地刚刚被焚烧过，一片荒芜，大雾弥漫，屋舍间的家禽都隐匿不见。这时的景色和去年归来的时候，完全不同啊。
试读
词人短暂地回家小住后，依旧离家远行。此词为出行路上途经湖州时所见景色，眼前之景与当年之景也许并无不同，然而词人心境不同，景色故而不同，正合《诗经》“昔我往矣，杨

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语意。“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词人的理论可用此词为证。

浣溪沙（曾识卢家玳瑁梁）

曾识卢家玳瑁梁，觅巢新燕屡回翔。不堪重问郁金堂。　　今雨相看非旧雨，故乡罕乐况他乡。人间何 玳瑁梁：绘有玳瑁花纹的华丽地著疏狂。 屋梁。

〔南朝〕萧衍《河中之水歌》：“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

非旧雨：典出杜甫《秋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借指人情初亲后疏。

〔宋〕范成大《丙午新正书怀十首》：“穷巷闲门本阒然，强将爆竹聒阶前。人情旧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减年。”

罕：稀少之意。

著：安置、安放。

疏狂：自由随性的样子。

意译

曾经见识过富贵人家的华丽屋梁，总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如今也屡屡飞回了，此次重新造访让人心生感慨。今天的雨不是旧时的雨，今天相熟的友人也非昔日的友人。就算人在家乡，也未必能保持亲密无间，更何况我身寄他乡！这人生啊，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全自由潇洒地生活呢？

试读

本词作于作者寄寓京城之时，词人抒发了物是人非、时过境迁的感慨。本来，词人也藏有一颗自由随性、疏狂潇洒的心，然而，这颗心终究要被封锁起来了。

浣溪沙（舟逐清溪弯复弯）

舟逐清溪弯复弯，垂杨开处见青山。毿毿绿发覆烟鬟。　　夹岸莺花迟日里，归船箫鼓夕阳间。一生难 的柳枝。得是春闲。 〔唐〕温庭筠《杨柳枝》：“金缕毿毿碧瓦沟，六宫眉黛惹香愁。晚来更带龙池雨，半拂栏干半入楼。”

覆烟鬟：指柳枝遮挡了烟雾一样的山峰。

〔宋〕苏轼《凌虚台》：“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莺花：莺啼花开。

〔宋〕王禹偁《春日官舍偶题》：“莺花愁不觉，风雨病先知。”

迟日：指温暖灿烂的春日。

箫鼓：箫声与鼓声。

〔宋〕陆游《游山西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意译

乘着小船，泛过弯曲回折的小溪，在杨柳茂盛的地方，见到了远处的一抹青山。青山葱茏，简直就像少女的蓬松发丝，梳起了如烟的发鬟。灿烂的阳光下，溪旁草长莺飞，山花烂漫。等船回去的时候，夕阳下有箫鼓的声音。一生之中，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春游闲情啊！

试读

本词作于 1904 年词人春游之际。全词写得细节精巧，富有层次，乘舟泛溪、近见垂柳、遥见青山、莺啼花开、夕阳箫鼓，像是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多章节的画面，令人目不暇接。

浣溪沙（七月西风动地吹）
七月西风动地吹，黄埃和叶满城飞。征人一日换缁衣。　　金马岂真堪避世，　北京多风多沙的天气。
换缁衣：白衣被风沙吹成黑衣。
海鸥应是未忘机。故人今有问归期。
〔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金马：代指朝廷或京城。金马避世指身在朝堂亦可以全身避世。
〔唐〕马戴《过故人所迁新居》：“金马诏何晚，茂陵居近修。客来云雨散，鸟下梧桐秋。”
忘机：典用《列子》。意为消除机巧之心，忘掉世俗，与世无争。
〔元〕丘处机《贺圣朝》：“坐忘机、观透本来真，任法界周旋。”
问归期：化用李商隐诗句。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意译
七月里的风沙吹动全城，尘土和树叶一同纷飞。路上的行人才过了一天，衣服就被吹成了黑色。官居高位不能躲避世俗的纷争，明争暗斗的机心也无法全然忘怀。今天有故人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还乡啊？”
试读
北京的风沙让词人烦恼，但官场的复杂混浊更让词人郁闷。他深知自己并非势利场中之人，于是萌动了归乡之意，可谓一身高洁，正直始终。

浣溪沙（城郭秋生一夜凉）
城郭秋生一夜凉，独骑 笺注瘦马傍宫墙。参差霜阙带朝 城郭：此处特指京城。阳。　　旋解冻痕生绿雾，　霜阙：顶上披霜的宫阙。倒涵高树作金光。人间夜 〔唐〕李世民《登三台色尚苍苍。　言志》：“露除光炫玉，霜阙映雕银。”
涵：浸。指树木倒映在水中，映出金色的影子。
〔唐〕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苍苍：形容夜色之凄寒。
〔南朝〕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意译
京城的秋季夜色冰凉，我独自骑着一匹瘦马，沿着城墙走。清晨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冰面在阳光下立即解冻，好似升腾起一层雾气，树木倒映在冰面上，闪耀起金色的光泽。天确实亮了，而人世间的茫茫夜色仍然存在啊。
试读
词人落笔，仿佛西洋油画，层次丰富，光影和谐，色彩和温度都被一一摄进纸中，让 1907 年北京的清晨永远定格。词人并没有沉溺于苍茫景色，最末一句似点睛之笔，把人从图画拉到现实，可见，作为独行者，始终怀有冷峻清醒的目光。

浣溪沙（乍向西郊斗草过）
乍向西郊斗草过，药栏 笺注红日尚婆娑。一春只遣睡消 乍：刚刚。磨。　　发为沉酣从委枕，　斗草：即斗百草、对花名，古脸缘微笑暂生涡。这回好 时的民间游戏。梦莫惊他。〔唐〕

白居易《观儿戏》：“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
芍栏：芍药花栏。
婆娑：流连徘徊。
〔唐〕王维《漆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唐〕白居易《春江闲步赠张山人》：“红簇交枝杏，青含卷叶荷。藉莎怜软暖，憩树爱婆娑。”
消磨：度过、耽搁。
从委枕：散乱在枕头上。
涡：酒窝。

试读
词中第一幕图景为斗草赏花，充满活泼动感，人面和芍药花相映成趣；第二幕则转而描写春困后的睡态，只有脸边的酒窝仍保持着一丝调皮。一动一静，出于一人，少女的天真娇憨跃然纸上，这时说“她睡态安稳，不要轻易惊动她”就显得水到渠成、我见犹怜了。
辑评
著一“暂”字绝佳。“沉酣”二字宜酌，当有现成之字，思之不得。
①
——吴昌绶
①：本书中吴昌绶评注均出自王国维《人间词》手稿眉批。

浣溪沙（似水轻纱不隔香）
似水轻纱不隔香，金波 笺注初转小回廊。离离从菊已深 金波：月光。黄。 尽撤华灯招素月， 〔唐〕沈佺期《古歌》：更缘人面发花光。人间何 “水精帘外金波下，云母窗前处有严霜。 银河回。”
离离：繁盛的样子。
〔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宋〕胡寅《春日幽居示仲固彦冲》：“菊本离离趁雨栽，杞根成垅更深培。”
招：引来，借用。
素月：明月。
〔宋〕辛弃疾《永遇乐》：“待行过溪桥，夜半更邀素月。”
发花光：此处指人脸在月光的照耀下，和花朵一样光艳明丽。

意译
月光如水，隐隐香气透过来，是她从开遍菊花的回廊深处走过来了。
这样的夜晚，不需要灯盏，她的脸庞在月光下显得光洁夺目。人间多么美好，哪里有什么寒冷秋霜呢？
试读
本词作于 1906 年，其时爱妻尚未离世，词人使用轻松明快的笔调描写了一场愉快的佳会。秋月之下，菊花深黄，人的脸上也折射着花的光彩。面对如此佳人佳景，词人心中的严霜一扫而光了。

浣溪沙（花影闲窗压几重）
花影闲窗压几重，连环 笺注新解玉玲珑。日长无事等匆 连环：串连起来的玉环。匆。 静听斑骓深巷里， 〔宋〕周邦彦《解连坐看飞鸟镜屏中。乍梳云 环》：“纵妙手能解连环，似髻那时松。 风散雨收，雾轻云薄。”

玲珑：指玉叮当作响的声音。
等：等同，同样。
匆匆：匆忙的样子。
斑骓：毛色青白的良马。
〔唐〕李商隐《春游》：“桥峻斑骓疾，川长白鸟高。”
飞鸟镜屏：指立于房室中形似屏风的大镜子，镜上刻有飞鸟图案。
〔唐〕李商隐《无题》之三：“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
那时：哪时，什么时候。

意译
窗外花枝繁茂，重重地压着窗子。拿着叮当作响的连环锁，解了又锁，锁了又解。每天无所事事，时间却又这样不知不觉地流过了。
偶然会听到深巷里传来马蹄的声音，抬头端详镜中的自己，发现刚梳理的头发又松散了。
试读
本词摹写思妇情态，不写相思，只写静物：闲花影、玉连环、马蹄声、镜鸾中，富丽的表面暗藏着内心的风起云涌。玉连环更是一层隐喻，双关地指代了思妇难解的相思之结。

浣溪沙（爱棹扁舟傍岸行）
爱棹扁舟傍岸行，红妆 笺注素菡斗轻盈。脸边舷外晚霞 棹：划船之桨。亦可指划船。明。为惜花香停短棹， 〔五代〕韦庄《西塞山下戏窥鬓影拨流萍。玉钗斜 作》：“他年却棹扁舟去，立小蜻蜓。 终傍芦花结一庵。”
傍岸：沿着岸边。
红妆：美女。
素菡：白荷。
斗轻盈：相互比较谁的姿态更美。
〔宋〕王诜《画堂春》：“最爱北江临岸，含娇浅淡精神。微风不动水纹平。倒影斗轻盈。”
〔宋〕朱敦儒《南乡子》：“曲殿西厢小苑门。歌舞斗轻盈。不许杨花上锦茵。”舷：船边的部分称为舷。
窥：此处指通过水面相看自己的倒影。

意译
她最喜欢划着小船沿岸行去，她的美貌和白荷花争相斗艳，脸庞像天上的晚霞一样夺目。她为了闻船边的花香停下了船桨，用手拨动水中的浮萍，和自己的倒影嬉戏。一只蜻蜓飞过来，立在她斜插的发钗上。多么美妙的画面啊！
试读
小词描写江南水乡少女泛舟，全用民歌笔法，行文清新明丽，全词不染烟尘、自有风韵。
辑评
“脸边”语微妙，惜稍欠透达。——吴昌绶

浣溪沙（六郡良家最少年）
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装 笺注骏马照山川。闲抛金弹落飞 六郡：汉代西北边疆地区有六鸾。何处高楼无可醉， 郡，六郡良家子弟尚武，多谁家红袖不相怜？人间那 出名将。信有华颠。
金弹：金制的弹子。
〔唐〕李商隐《富平少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